

恐懼與掙扎

項青

讀陳若曦短篇小說集「尹縣長」

作為一枝小說家的筆，陳若曦是銳利而深刻的：冷靜中有沉痛，批判中有怨憤。

首篇「晶晶的生日」裏，還只是一份被壓制下的驚恐，「值夜」、「查戶口」一路下來，筆下便多少透露出悲哀與慘痛，到了書末的一篇「尹縣長」，簡直是淒厲了，一聲聲有若哀號。

「尹縣長」一系列的短篇小說，寫的不外乎是這十年之內的大陸現狀；寫那個龐大制度下，中國人民的生活，行止，工作，爭鬭，以及愛情——主角全是圍繞在作者身邊很平凡的人物，都是和藹忠厚，很親切也很耐苦的中國黎民百姓。寫他們如何在共產制度下掙扎、賣命；如何不明不白的被冤屈、犧牲

，以至於如何的默默隱忍。每一個形象都很明晰的展現在眼前，使我們彷彿也到了一趟中國大陸，聽到了大陸人民的傾訴、埋怨，然後，也不自覺隨着作者，倉惶的放下他們，匆匆又逃離出來。

為什麼陳若曦的小說引起此時此地那麼多人的注意和討論呢？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——我們對大陸

那世界的了解太少了：各種來自國外的抽象數字，來自官方具體的政治宣傳，都無法給我們一種「身歷聲」的瞭然。這或是文學藝術一種看不見摸不着的說服力罷。中國大陸的莽莽河山，只盈盈隔着一個海峽，但彷彿却是很黑暗、神秘而且遙遠的地方。那塊土地被共產黨佔

據着——共產黨很不好，然而他們哪裏不好，又爲什麼不好呢？畢竟那裏是一片活生生的土地與人民——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活生生的文學。那裏又是我們曾經住過、擁有過的故鄉和土壤，甚至是日夕思念着，夢中也期盼着回去的地方——我們想知道，而且渴望知道那裏的一切，生老病死喜怒哀樂，花草樹木……我們要的，或者不是整篇長硬的社論，冷漠的數字和標語。在這裏，我們真要感謝陳若曦，她能

够那樣冷靜而真實的描寫她的感受。從她作爲小說家銳利而明亮的探照燈下（照射的範圍或許只那麼一個小圓圈），我們能够清晰看見那個黑暗世界裏，我們不甚了解，無從了解的若干角落。

「尹縣長」全書，包括六個短篇。其中「值夜」，「查戶口」，「任秀蘭」，「尹縣長」四篇，個個主角都在共黨翻雲覆雨的革命運動中，很冤屈的犧牲了。「值夜」裏的老傳，「查戶口」裏的冷子宣，二人都在共黨奪權鬭爭中，無辜被犧牲，然而也都默默的隱忍下來。他們原本都是有才學有熱血有抱負的青年，下場却都悲哀而淒涼。前者只落得天埋首在農場裏敲打煤油爐；後者呢，時常「憑窗對着天空出神，一呆就是半天」。

「任秀蘭」和「尹縣長」兩人的結局都是死——很殘酷的死。任秀蘭自殺：自己把自己硬生生斃死在糞坑裏；尹縣長被活活陷害而死：在盲目混亂的公審中給槍斃了。任是十六歲就入黨的資深幹部，尹更是當年向共黨「起義投誠」的青年軍官。幾個人物，由陳若曦的筆下細細寫來，文字上看似很淡，很有條理，字裏行間却有一條深沈哀痛的韌線，緊緊把文氣貫穿起來。

有幾個地方，很可以看出大陸知識份子的悲哀和沉痛。例如「值夜」一篇裏，長年低首敲打製造爐子的老傳，他曾經收藏過八九百本書，而後：

「文革初起，破『四舊』，我燒毀了全部的舊版書。後來，新作家也一個個倒下來，我清理都來不及，乾脆借了一部托板車來，自己

把它們拉去破爛收購站，當廢紙賣了，每斤四分錢。從那以後，除了『毛選』，我沒買過書。」

聽老傅說話的作者，「腦海裏立即閃過一個新聞剪報裏常見到的鏡頭：毛澤東接見外賓，身後書籍羅列，琳琅滿目。」「書，書，」作者忽然問自己——

「我為什麼讀書？如果全國只剩下毛澤東一個人讀書，藏書，中國文化還有多少前途？『文化革命』把文化革到那裏去了？」（五十頁）

這些話，可以說與情節無關，完全是作者借了主角的口，來說自己要說的話。

壓卷的一篇「尹縣長」，主角在被鬧之前，很悽然的對作者說：「我並不擔心我自己，這就是無兒無女的唯一好處。我只是覺得

遺憾。至於遺憾什麼，我也說不上來。好像是我從來不曾做一點事，不曾對國家對人民有什麼貢獻。」

「你不能想得太多，」作者勸他：「我們都不能想得太多，每個人盡了本分就是對國家有貢獻了。」（二八六頁）

尹縣長的一生，毫無保留的為共產黨效命，落得如此淒涼下場，作者也只好這樣不着邊際的勸慰他。這中間有許多冤屈與不平，在淡淡的對話裏，愈顯出其力量。

書中最長的一篇是「耿爾在北京」，很詳細的描述了共黨統治下的婚姻制度。故事的第一人稱，是一個留美二十年的歸國學人。這個單身漢主角，一面寫着知識份子的苦悶與感想，一面報導他在「北京」的所見所聞。比如說，要托國外來訪的洋朋友，才能買到好酒；比

如說，為了給外賓方便舒適，不惜叫自己百姓取消航程……種種社會狀況，叫懷着滿腹理想的學人看來，平靜中有哀痛，感慨聲裏，有許多失望和不平。

臺灣文壇，寫反共小說的作家，當然不只陳若曦一人。從民國三十八年以來，反共作品不知出現過多少，尤其遷臺後的早期臺灣文壇，寫的人特別多，然而成功或成熟的作品並不多（現在幾位較年長的知名作家，恐怕回想起那時自己的反共作品也不免要臉紅的罷）。後來也確有幾部較有力的長篇，如姜貴的「旋風」，張愛玲的「秧歌」，描寫中共整個「土改」的狂潮，深入整個運動的脈搏，與陳若曦比較，一個寫「縱」，一個寫「橫」，一個寫整體，一個寫個別。也許短篇小說的形式，在今天，更接近

忙碌的讀者和社會，固然陳若曦的短篇僅僅是「切片」或者「抽樣」，然而她刀筆削處，是準確而鋒利的。

「尹縣長」一系列的短篇裏，還透露出一種氣息，即是大陸上人民百姓間一種血脈相連的彼此關照。小說裏隨時可以看到一種人與人之間不可分割的連繫與溫暖；在好幾篇裏頭，都詳寫鄰居之間出門時的親切招呼，鄉親間的互相關懷、照顧。其實，人都還是中國人，中國人的那份溫柔敦厚都在，只是一個嚴酷的制度罩在人民之上社會之上，於是百姓們便有了許多恐懼，許多限制和掙扎。一個制度有多好多壞，這也是另一種委婉曲折的表現方式吧。

最具珍藏價值的合訂本

直接函購九折。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

精裝

第一卷已無存書

第二卷九元五

第三卷九元五

第四卷九元五

第五卷九元五

第六卷九元五

第七卷九元五

第八卷九元五

平裝

第一卷已無存書

第二卷七元

第三卷七元

第四卷七元

第五卷七元

第六卷七元

第七卷七元

第八卷七元

